



中篇說部

雷州盜

蕭歌編著

北京出版社

825
4410

中 篇 說 部

雷 州 盜

蕭 歌 編 著
吳 光 宇 插 圖

北 京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九 年

中篇說部 雷州盜

蕭 歌編著 吳光宇插圖

北京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單章線胡同3號）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5號

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張：2 3/16·字數：47,000

1959年1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數：25,001—68,000冊

統一書號：T10071·312 定價：(6) 0.21元

一 員外深謀重賂買高官 村姑薄命冤魂隨逝水

明朝天啓年間，北京有個富戶，名叫臧浩，開了兩家大當舖，還暗自經營着幾家押當舖。臧浩雖然有了偌大家私，卻不甘心只做个商人：總想弄个官兒，才能有財有勢，財才能發得更大。恰遇朝廷開捐例，只須花錢，便可买个官銜，他就捐了一個工部員外郎。

臧浩的妻呂氏，以為丈夫做了官，就把娘家亲戚接來了不少，要臧浩攜帶。這工部員外郎，原是個虛銜，錢是沒錢，權更沒權，臧浩一時給他們找不着事做，反要把他們養在家里，供他們吃喝，眼見自己半生心血賺來的錢，像水祥地花出去，好生心疼。

臧浩的妻弟呂貴，平日交游很廣，善于包攬詞訟。這天來找臧浩，說起廣東雷州知府因為得罪了在当地管理采珠的太監趙蘭，被革了職，并說自己認識魏公公的心腹內侍侯載，若是送上一份厚禮，這個美缺便可唾手而得。

臧浩听了，正中下怀，忙問要用多少銀子。

呂貴想了想道：“總得五千兩。”

臧浩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氣。

呂貴把一双三角眼眯縫起來笑道：“你是做生意的行家，豈不知若想獲利多，須得本錢大？雷州离京城九千多里，天

高皇帝远，五百里方圓之內，知府的一句話，就和聖旨一般，誰敢不遵？那里有十几万百姓，每年的錢粮、耗羨、各种稅額，少說也能收几万銀子。那里还有不少出海的客商，若是給他們些方便，加些股子，豈不又是一个財源？这样的官兒做上一年，还怕賺不回几个五千兩嗎！”

臧浩听他說得有理，便拿出銀子来讓呂貴到公公府里去打点。那时司禮監魏忠賢总攬朝政，肯花錢送禮，自然有求必应。不上几天，吏部果然放臧浩为雷州府知府。臧浩为了感謝呂貴，又替他捐了个府經歷的职位。

臨行前，臧浩和呂貴同去拜謝侯載。侯載交給臧浩一封信，讓他到了雷州，面交采珠总管太监趙蘭。并囑咐臧浩道：“到了雷州，凡事要和趙公公商量，如能百事相助，朝中有魏公公做主，自然保你升迁得快。”

于是臧浩擇了一个吉日，帶了全家老小，包了兩只头号官船，由二十名亲随护送，順运粮河南下。只把兒子臧幼浩留在京里，讓他收齐了京里的債，随后赶去。

这天船到德州，恰逢呂氏的生日。臧浩为了討好，便吩咐停船一天，又派人从城里叫来兩桌丰盛的酒席，庆祝寿辰。

喝了一陣酒，忽然岸上傳来女子唱曲的声音。呂貴吩咐从人，把唱曲的姑娘叫上船来。

不一會兒，一个年过六旬、衣裳襤褸的老头兒領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走进舱来，見了臧浩，急忙跪倒，說是家中遭了荒旱，祖孙倆逃荒在外，靠着唱几段曲子勉强糊口。

臧浩見这姑娘虽然布衣粗服，却生得十分美丽，当下就看呆了，便笑嘻嘻地說道：“姑娘，揀你最好的曲子唱上一段，回头多多賞你銀子。”

姑娘含羞应了一声，从怀中掏出竹板，唱了一段当地的

曲兒；老头兒就彈起琵琶來伴和着。

臧浩這時已喝得嘴歪眼斜，站起身來，端着一碗茶，搖搖晃晃走到姑娘面前道：“唱得好，賞你一杯茶潤潤喉嚨。”說着伸手去拉姑娘的手臂。

姑娘見臧浩那副輕薄樣子，心里害怕，一面攔住臧浩手中的茶碗，一面想掙脫身子。正在這時，突然有人怪叫了一聲：“把這個女人給我送到衙門里押起來！”

大家回頭一看，只見呂氏猛然站起來，怒目橫眉，一張胖臉脹得豬肝相仿。臧浩一害怕，“啪嗒”一聲，茶碗松了手，摔成了几塊，酒也醒了一半。

老头兒慌忙跪下道：“不知道這孩子犯了什麼過錯，求夫人開恩饒了她吧！”

呂氏指着姑娘厲聲道：“我一見你，就知道不是好東西。這是什麼所在，你竟敢唱下流曲子！今天定要好好懲戒一頓，看你下次還敢么！”

老头兒道：“這也不算什麼下流曲子，街頭巷尾有的是人唱呀。”

呂氏見老头兒竟敢爭辯，就手拍桌子，罵個不休。臧浩知道夫人的氣原是冲着自己發的。自己若不轉圓，必定無法了結，於是走過去狠狠地打了老头兒兩個嘴巴，搶過他手中的琵琶來，一脚踢個稀爛，吩咐左右，拿自己名帖，把他們送到州衙里去。

呂貴在旁冷眼看了一陣，這時便走到呂氏身旁道：“姐姐，壽誕之期犯不上和這些無知的人惱氣。這事交給我去發落好了。”

呂氏見臧浩吓得那樣子，氣也出了一些，正盼着有人圓場，便道：“我倒沒有什麼，你去問問知府大人吧。”臧浩自然



已不得如此。

呂貴把老头兒和姑娘領到艙外，說道：“我是雷州府的經歷老爺，念你們無知，才在大人面前給你們講下了人情。”

老头兒慌忙再三拜謝。

呂貴道：“不必謝了，只要你們知道我的一片好心，也就是了。”

老头兒謝罷了呂貴，就要帶孙女下船，却又被呂貴叫住。

呂貴道：“我虽然饒了你們，只是你們摔碎了大人的茶碗，总得要賠呀。”

老头兒忙道：“那茶碗本是大人自己摔碎的，小人的琵琶还被大人……”話沒說完，呂貴喝道：“好哇！大人對你們客氣，你还敢耍無賴？”

老头兒見沒理可講，便道：“小人丟到街上買一個茶碗賠給大人吧。”

呂貴听罷，一陣冷笑，道：“你倒說得容易！那是大人出京時魏公公賞的寶碗，是宋朝的古玩，你到哪里去買？你買得起嗎？”

老头兒一听，吓得不住流淚，哀求不已。

呂貴笑道：“你也不必着急，我替你想了個法子。你偌大年紀也不能和你孙女長操這種生涯。我身邊缺少一個丫頭，讓你孙女來伺候我，包管享受不尽。茶碗的事，我去向大人求情，就抵了身價銀子吧。這還是便宜了你。那碗乃是希世奇珍，一個丫頭的身價如何抵得了？”

姑娘听了這話，吓得緊緊地拉住了爷爷，哭得和泪人一樣。老头兒哭道：“這可万万使不得！我祖孙倆是相依為命的，求大老爺開恩吧！”

呂貴見老头兒不肯，厉聲道：“賠不了碗，就得押人。你若不願意，拿五百兩銀子來贖！”說罷，吩咐親隨把老头兒轟

上岸去。左右一齐动手去拽。姑娘哭着抱住爷爷不放。吕贵过去一把拉开。

老头儿知道求也没用，便骂道：“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狗官，吃着我们穷人血汗换来的粮食，还要欺压我们！摔坏了一个茶碗，便要押人。这是什么王法！我和你们拚了吧！”说着，猛一用劲，挣开了身子，像疯了一般，冲着吕贵一头撞去。

吕贵吃了一惊，侧身一躲，老头儿收脚不住，“扑通”一声掉在河里。

姑娘痛哭失声，踊身一跳，也落在水里。河水流得急，两人只翻了几翻就不见了。

吕贵忙叫人捞那姑娘。亲随们都不会水，叫船家下水摸了半晌，也没摸着。吕贵十分懊丧，骂了声“不識抬举的东西”，转到舱里回复臧浩。

臧浩见闹出了两条人命，心里也有些着慌，便吩咐立即开船，离开这是非之地。

一 墨綬貪官途中吸民髓 二 綠林豪客河上劫官船

这天船到了桃源县。臧浩想起自己的好友张寿山就住在此处，便上岸前去探望。

张寿山本是在京城做珠宝生意的，发了财之后，新近回乡置下田地百顷，成为桃源首富。

臧浩带了两个亲随来到他家門首，只見大門紧閉，門外拥挤着许多乡民，乱哄哄地吵成一片。

亲随們分开众人，上前叫門。叫了半晌，才有个人开了門上的一个方洞兒，把名帖接了进去。

一会儿，張寿山便迎了出来。乡民們也吵着要进去，却被家丁們攔住。

二人到了里面，寒暄已畢，臧浩便問外面那群乡民鬧些什么。

張寿山嘆口气道：“說来令人着惱。这两年雨水太少，我打算从山南挖条小河，把陈家河引了过来，这样就能保十足的收成。誰知竟惹下了許多麻煩。”

臧浩忙問什么原故。

張寿山道：“我想这事若能办好，得好处的不是我一家。因此向佃戶們收点錢，每戶只要五兩。誰想他們竟一毛不拔。我要他們出力，他們又道沒有工夫。这豈不是有意和我为难？我对他們說，若不肯出錢，也不肯出力，就要將田地收回。不料他們居然拒不交地。昨天小兒到东山上收地，他們竟敢惡言頂撞。小兒一时气憤，便叫人燒了他們十几間房屋。于是他們借此要挾，不但挖河的事情不管，还吵着若不賠房减租，便要到府里去告。”

話沒說完，家人进来报道：“佃戶們見老爷不肯見他們，一齐到府里去告狀了。”

張寿山听了一惊，紧皺眉头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臧浩道：“現放着桃源县衙，为何乡民們反到府里去告狀呢？”

張寿山道：“这桃源的周父台和我交情甚厚，想是他們知道在县里討不了便宜，故此告到府里去了。”

臧浩忙問知府是誰。

張寿山道：“便是那黃植黃太尊。”

臧浩在京曾見過黃植一兩面，但這時却說：“這倒是個老相識了。”

張壽山忙道：“老兄既然和黃太尊相熟，想來定能助我一臂之力了。”

臧浩想了想道：“這個人情只怕不好講。黃大人秉公無私是人所共知的。”

張壽山暗想：黃植上任以來，貪贓納賄的事情，無人不曉，這分明是要講價的意思。便道：“那就全仗大力了。只要黃大人肯從輕辦理，我還能做出對不住朋友的事嗎？”

臧浩笑道：“說哪里話，憑你我的交情，也應該替你周全。如今我為你想了個兩全之策：黃大人那里只要有五百兩銀子，再加上我的面子，想來也就沒事了。不過官司雖贏，佃戶們沒錢交，河還是挖不成。我這次出京，倒帶着些多余的盤費，情願借給你的佃戶們，明年麥秋再派人來收。你看怎樣？”

張壽山心想：你倒真是生財有道，好在你放賬又用不着我出利錢，為了官司打贏，有什麼不能答應。便道：“如此周全，真感激不尽。”

當下二人講定了利息：每月十分，利錢逐月滾入本內，利上加利。

臧浩回到船上，讓呂貴寫了一封信，只把三百兩銀子着人送到府衙。自己就在这里停船等待。

黃植與臧浩雖然只見過一兩面，但是臧浩此時也是個現任知府，少不得官官相護，又看在銀子分上，也就以老友相待了。

於是黃植當堂判道：“東山李老實等抗拒挖河，竟敢聚眾滋事，為首人犯着各責五十板以示薄懲。張壽山之子一時不慎引起火災，自應賠償，着每戶各給銀一兩，作為修理費

用。至于挖河引水，灌溉田亩，附近村民，人人有責，着每户各出銀五兩，不得規避，違者重懲！”

張寿山打贏了官司，十分得意，立刻叫管家照着佃戶名冊，写下四百份借据，共是二千兩銀子，帶領惡奴逼着佃戶在借据上画十字。佃戶見知府給張寿山做主，哪敢抗拒。不到兩天便把事情办完，然后把借据一总交与臧浩。臧浩也將銀子交与張寿山，并道：“雷州离此太远，这件小事少不得又要你費心了。”

当天晚上，臧浩好生喜欢，吩咐船家，明日清晨开船，自己与呂貴坐在船头，欣賞江上夜景。

呂貴偶一回头，只見系船纜的大槐树下有个黑影，心中一动，当时也沒声張，站起身来道：“如此江景，倒勾起了我的酒兴，离京时朋友送我几瓶陈年花雕，我去拿来，我們小飲一番。”說罢走进艙去，立即吩咐亲随去捉树下的人。

亲隨們听說捉賊，一窩蜂跑上岸去，把树下的人捉住，帶到船上。

臧浩一时摸不着头腦。

呂貴道：“我方才說話的时候，看見他藏在树蔭下面，向船上窺探，一定不是好人，才假托取酒，叫人將他拿住。”

被捉的人是个衣裳襤褸的穷汉，战战兢兢，低垂着眼皮不敢看人。

呂貴自以为是个老江湖，便道：“朋友，你居然敢到这里来撈油水，也不打听一下，这船上坐的是什么人！”

穷汉道：“老爷千万不可把我当做歹人。我是个船家，只因这些日子生意不好，想找老爷船上的管船的帮个忙。适才看見老爷們在船头賞月，不敢惊动，只得坐在树下等候。”

呂貴道：“這話說得奇怪。管船的能帮你什么忙呢？”

穷汉道：“前面不远就是鰐魚灘。那里水浅沙多，船不用槳就过不去。只是那里荒僻，找不着拉槳的人。小人想跟管船的說說，跟船到那里，給老爷效劳，事后老爷多賞些銀子，小人一家就能够吃几天飽飯了。”

呂貴半信半疑，便把管船的叫过来問。

管船的道：“他說的倒是實話。那地方即便有人拉槳，若是遇到大風，天黑以前只怕还难赶到淮安，那就得在荒地里过夜了。”

臧浩素来胆小，忙道：“既如此，留他在船上吧，免得明日赶不到宿头。”

呂貴道：“既是大人这样說，便留你在船上。可是只有你一个人也不济事啊。”

穷汉道：“一个人自然不行，到那边还可以雇几个。”

呂貴立刻把眼一瞪道：“既然临时可以雇，你方才为什么說不好雇人？”

穷汉从容地答道：“求老爷饒恕，方才小人蒙哄了老爷。不瞞老爷說，那里每天都有許多人等着拉槳，小人这几日实在被困住了，若是在那里等待，万一搶不上生意，一家人豈不要挨餓？因此才先到这里来求老爷恩典。”

呂貴見問不出破綻来，抓过穷汉的手看了看，見他手掌上都是挺厚的茧子，倒像个搖櫓的手，就讓他留在船上了。

第二天东方初白，船便起了錨，晌午头上，来到了鰐魚灘，果然河水極淺。官船正行間，忽然一歪，再也划不动了。管船的來說，船已擱淺，非雇人拍拉不可。呂貴便叫那穷汉到岸上去雇槳夫。

穷汉一上岸，早有二三十人圍了上来。穷汉与他們指手画脚講了一番，然后上船稟道：“都講妥了，他們每人要二十

兩。”

臧浩大怒道：“這還了得，簡直是敲詐勒索！每人只給一兩，不干便罷。”

夯漢道：“回老爺話，這灘頭上只有這一幫人，因此是不還價的。老爺若不肯雇他們，這船就不能走了。”

臧浩道：“拚着今天不走，定要把這些刁棍送交地方衙門，重重地惩治一番！”

夯漢道：“老爺不知道，這個地方是三不管，把他們送到哪個衙門里去呀？再說他們對岸上的路徑又熟，老爺哪里能捉到他們？今天不走，明天還是這一幫人。照他們的規矩，還要漲價呢。”

臧浩又氣又急，卻又無可奈何，只楞在那里。

這時呂貴忽然心生一計，附在臧浩耳朵上說了几句。臧浩臉上立刻現出笑容來，說道：“好好好，就依了他們，叫他們快些拉。”

夯漢下去說了，又上船來道：“稟老爺：他們說要先給錢才行。”

呂貴道：“這些刁棍，也不抬眼看看，難道堂堂雷州府正堂還會說他們的錢！”

夯漢道：“他們說人心隔肚皮，誰也不知道別人安的什麼心。老爺要是過了灘不給錢，大家豈不一場空！”

呂貴見自己的計策被人猜透，也沒了主意。

這時就听艙內“嘩啦”一聲响。丫頭跑出來道：“夫人催開船，把茶碗都摔了！”

臧浩只得皺了眉頭道：“罷了，給他們銀子吧！”

繙夫們得了銀子，才懶洋洋地拿起繙繩，緩緩地走了起來。從講價到這時足有兩個時辰，太陽已經偏西。那船在灘

中慢騰騰地又足足走了一個時辰才渡了過去。

此時日已銜山，眼見得趕不到淮安了。臧浩心急如火，生怕在路上遇見歹人，便吩咐親隨，各持皮鞭，見哪個船夫稍一懈怠，就是一鞭。無奈天晚路遠，打也無濟于事。

不多時，天已黑了下来。兩岸巨崖巍立，河邊盡是丈來高的蘆葦，秋風颯颯，寒氣刺骨；四圍黑沉沉不見一絲光亮。

呂貴只得假作鎮定，把二十名親隨分在船頭、船尾、船頂三處，各持兵刃，以應急變。

就在這時，忽然一聲呼哨，緊接着四面響起了回聲。“嘩啦啦”前後葦叢中鑽出四只小艇，箭一般向大船駛來。

呂貴忙叫：“放箭！”這些親隨原是一些酒囊飯袋，哪有什么本事，只听一陣弓弦響，箭雖放出，却不見一個強盜倒下。

呂貴平日也懂得一些武術，眼見小船漸漸逼近，便拿了一口刀在親隨身後指點。

只見對面一只梭艇，轉眼間駛到離大船一丈開外的地方。船上一個大漢將身一縱，輕輕地躍上船頭。親隨們掄刀就剝。那大漢虛晃一刀，閃電般一擰身軀，已到了親隨們的身後，雙腿一起，喝聲：“下去吧！”幾個親隨你碰我，我撞你，一齊栽下水去。

呂貴趁大漢沒有轉過身來，照着背後就是一刀。誰想刀尖方挨着衣服，大漢驀地一轉身刀光一閃，呂貴的腕子上早中了一下。呂貴却待要跑，大漢趕上去，一把揪住脖領按倒在船頭。

此時，官船四面都上來了人。親隨們傷的傷，落水的落水，一個也沒剩下。

臧浩正在艙內，口念“菩薩保佑”。忽然艙門一開，擁進一群人來，一個個手持兵器。臧浩戰戰兢兢被拖出艙來，見



船头上站着許多强盜。为首的是个約莫五十上下的老者，目光炯炯逼人；左边一人，白面微鬚，滿臉斯文气，恰似一个書生；右边一个大汉，黑面虬髯；手中都拿着鋼刀。

臧浩立刻跪了下去。就听耳边有人道：“老爷竟給我們繯夫們下跪，实在不敢当！”

臧浩听那声音好生耳熟，抬头一看，原来說这話的正是拉繯的穷汉。还有几个面熟的也冲自己笑道：“我們还没有謝老爷的賞呢，怎么老爷倒給我們跪下了？”

臧浩才知是中了繯夫的圈套。

盜首道：“臧知府，你在桃源，兩天之內放出兩千兩銀子，明年秋收就是本利加一翻，真是生財有道，只是你沒想到今天还会失着吧！”說罢，吩咐人搜出桃源放債的借据来，对臧浩道：“你不要以为便宜了我們，今天要叫你們做官的知道我們强盜的本色。”說着点起火来，將借据全燒了。

臧浩早听人說，这种不要錢的强盜是專要人命的，就只管哀求，口称：“只要饒了性命，今后一定改过自新。”

那黑汉在一旁按不住怒火，罵道：“像这样的害民賊，还留着做什么！”举起刀来便要动手。

盜首忙將他攔住道：“三弟，不可莽撞，且把他帶回寨去，然后發落。”随即吩咐將臧浩一家鎖在艙內，船向洪澤湖进發。

臧浩、呂貴等昏昏沉沉蜷縮在艙里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船靠了岸。有兩個人进艙来用黑布蒙上他們的眼睛，然后推上岸去。

等到黑布被取下来时，他們已到了一个大厅里，那盜首坐在上面，書生和黑汉坐在兩旁。

臧浩和呂貴連忙跪倒，哀求饒命。

盜首道：“不必这样。我們豈不知道杀官就是謀反？只要